

◆岁月回眸

一块怀表

易祥茸



◆六岭杂谈

难忘横板桥镇中学

周乐彬

1981年,我邵阳师范毕业,被分配在隆回县横板桥镇中学担任语文和历史教师。那一年,我18岁。

当时,学校条件十分简陋。整个学校的建筑物,就两栋红砖瓦平房加半栋土砖瓦平房。现在回想起来,这里实际上是个“N无”学校:无教师宿舍楼、无办公楼、无实验室、无会议室、无图书室阅览室……虽然有一个操场,确切地说不算操场,是一片裸露的黄土地,只一个摇摇晃晃的“残疾”篮球架,打篮球只能打半场。每间教室前后分别配置2间小房子,每间约10平方米。教师就住那10平方米的房间,从房间出出进进都要穿过教室,严重干扰学生听课。所以学生上课期间,我尽量憋着不出门。

全校只一处公共厕所,当然是旱厕,下雨天上厕所须打伞,晚上须打手电筒。有一天晚上腹泻了几次,上厕所几个来回,冻得直打哆嗦,还不小心把电筒掉进粪坑里,第二天从粪坑里捞出来洗了又用。在教室上课,抬头直接可见瓦,低头直接可见土。窗户严重缺玻璃,要么缺棱缺角,要么整块整块地缺。冬天寒风肆虐,只能用浆糊“糊”上报纸遮风。春夏上潮了,地板湿漉漉的,蚂蚁、老鼠、蛇都可爬进来“做客”,蚊子、苍蝇就更加是“常客”了,简直就是自家人一样进出自由。

有一年夏季,实在太热。一天晚上睡觉我把窗户打开,第二天早晨醒来一睁眼就看见一条穿“花裙子”的竹叶青蛇吊在窗槛上纳凉,吓得我全身直冒冷汗。此后,整个夏天晚上睡觉都不觉得“热”了。有时正在上课,突然窜进一条狗,像是来巡视课堂纪律的。整个学校没有一处水泥路面。我住的那排教室居于山坡处,出门须“屈尊”下坡。那坡是“黄土低坡”,连台阶都没有……这样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动,很是考验教师的“下坡”能力。遇上雨天,坡滑如油,女教师不知多少次摔得人仰马翻,白裙子瞬间染成了“黄裙子”,也有男教师摔个狗吃屎的。

虽然条件艰苦,但我们对工作倾注了火一般的热情。每备一节50分钟的课要花费四五个小时的时间,到处查资料。每一个拼音、每一个词语注释都要查词典确认,每一个教学环节都精心设计,每一个知识点都力求用最深入浅出、生动形象的方法讲得使学生一听就懂,每一节课的板书都精心设计,力求既简明扼要概括内容、又富有艺术的美感。编制习题都是自己用蜡纸刻钢板,常常刻得手腕僵硬,手指头磨出的茧可打磨地板。然后又自己用滚筒式油墨机印制试卷,既把试题印在纸上,也常常把油墨印在自己脸上和衣襟上。给学生补课,从不收任何形式的补课费。有些家庭实在困难的学生一时交不起学费,我还垫交了不少学费;有时学生病了,我带他们到卫生院去看病。偶尔某个学生连续一两天没来上学,当时没电话,我晚上就去家访,劝学生早日返校。有一次,我去生铁村家访,由于路途较远,我要数学老师德中陪我,晚上九点多才找到一学生的家。学生家长硬是要杀鸡招待,我死活不准他杀。他说:“那老师你就是看不起我!”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无论是学校期中期末考试还是全区统考,我的学生人平成绩都名列前茅。

我在横板桥镇中学工作了三年,这三年是艰苦又快乐的三年。今年春节期间,我再度来到横板桥镇中学,想找回那青春年少时的足迹,然而让我彻底“失望”了:当年的横板桥镇中学不见了,变成了横板桥镇小学。经打听,镇中学早已搬至原来的隆回十中。镇小学却一点不“小”,比当年的镇中学气派得多,既明显长“胖”了,又大大长“高”了,还“风姿绰约”了:校园面积扩大了近3倍,办学规模扩大了5倍;处处是拔地而起的漂亮楼房,有专门的教学楼、宿舍楼、图书室、阅览室、音乐室、美术室、医务室、保安室、运动场……城市学校有的这里都有,完全是一所功能齐全、设施完备、环境舒适优雅,具有现代化气息的学校。当年染裙子的“泥巴坡”,以及“摇晃式”半边篮球架等所有“名胜古迹”均荡然无存,看来那时青春年少的足迹只能在回忆的梦中去探寻了……

手表来总有诸多不便。刚好身边还有点余钱,和妻子商量好,因为我要上课,就让她赶早去排队。手表买回来了,我爱不释手,常常在阳光下端详,那表壳上的涂镍层会反射出耀眼的光芒。不是喜新厌旧,确实是手表比怀表方便许多。有了手表,那怀表也就只好搁在抽屉里。

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,我的一个平时很少联系的小学同学知道了怀表的事。他也很喜欢怀表,因为之前没钱,也就只能羡慕而已。如今他看到了机会,愿出“高价”买我的这个“二手货”。我有点不舍,但经不住老同学的“纠缠”,还是卖给了他。

斗转星移,又两年过去,碰上一个偶然的机会去那个小学同学家办点事,猛地瞅见他那块买我的怀表随便搁在桌子上。原来他已买了块当时的名牌“钻石牌”手表,所以怀表就权当做大孩子的玩具了。

看到曾经自己的心爱物件,顿生怜爱之心。我从桌子上抓起怀表,像找到了丢失已久的孩子,仔细端详:虽然表盖有些擦痕,玻璃表面上似乎有些污渍,但表盘依然清晰,红色的秒针依然有节奏地走动,这又让我下意识地回忆起了刚买这块表时的兴奋情景。时间易逝,旧情难忘啊,于是我决心把这块怀表要回来。

我把我的心思对老同学说了。老同学非常爽快:“你拿去得了,反正在我这里也派不上用场。”“不行,我不能白拿。”在一场真心实意的推让中,我硬是数了10元钱(是他买我的怀表时价格的一半还多),把怀表赎了回来。

如今,我在书柜的最上一层开辟了一个专柜,上面陈列了我早期用过的毛笔、砚池和几支螺旋笔筒的钢笔、手电筒,也有换下来的几个手机,当然还有我最钟爱的这块怀表。

标秒针,默数着心跳次数。搭脉读表后,老先生沉吟片刻,然后开出单方。母亲服药后,病情渐渐好转。我心想,这里面应该有我的怀表的一份功劳。

以前的年轻人结婚,一般女方的要求是“一穿一戴、一碗一筷、一铺一盖”,分别从穿、吃、用三个方面提出要求。在我拥有怀表的年代,一般女方的要求则是“三转一响”(三转: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;一响:收音机)。

我的邻居牛佗,已年近而立,但总是找不到对象,他父母都愁白了头发。究其原因,还是“三转一响”有缺。牛佗攒够了买一部缝纫机的钱,但找了好多关系,总搞不到“缝纫机票券”。后来他受生产队派遣在贵州搞了一年的“副业”,除缴足生产队的投资外,居然还剩下一些钱。便趁着贵州票券宽松的机会,赶快买了缝纫机,又买了一辆自行车。这时候,媒人上门了,说是看到崭新的缝纫机和自行车,加上牛佗长相也帅气,有姑娘愿意谈这门婚事,但前提条件是要将表和收音机补齐。

事已至此,牛佗的父母亲也没办法了,只好打肿脸充胖子,向城里牛佗的一个表兄借了部已然半新的“红灯牌”袖珍收音机。再向我开口,借怀表用一下。并向我解释:借个表凑齐四样东西,先用于“过街”,待新娘进门几天后再把东西退回来——为了脸面,我们这一带是有这样的先例的。牛佗结婚这一天,除借走了我的怀表外,还借走了我刚买不久的确良衬衣。

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晚上,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来透露“内部”消息:县百货公司新进了一批“上海牌”手表,第二天上午八点开始销售,40元一块,一人一次只许买一块,排队购买,卖完为止。我虽然有了怀表,但比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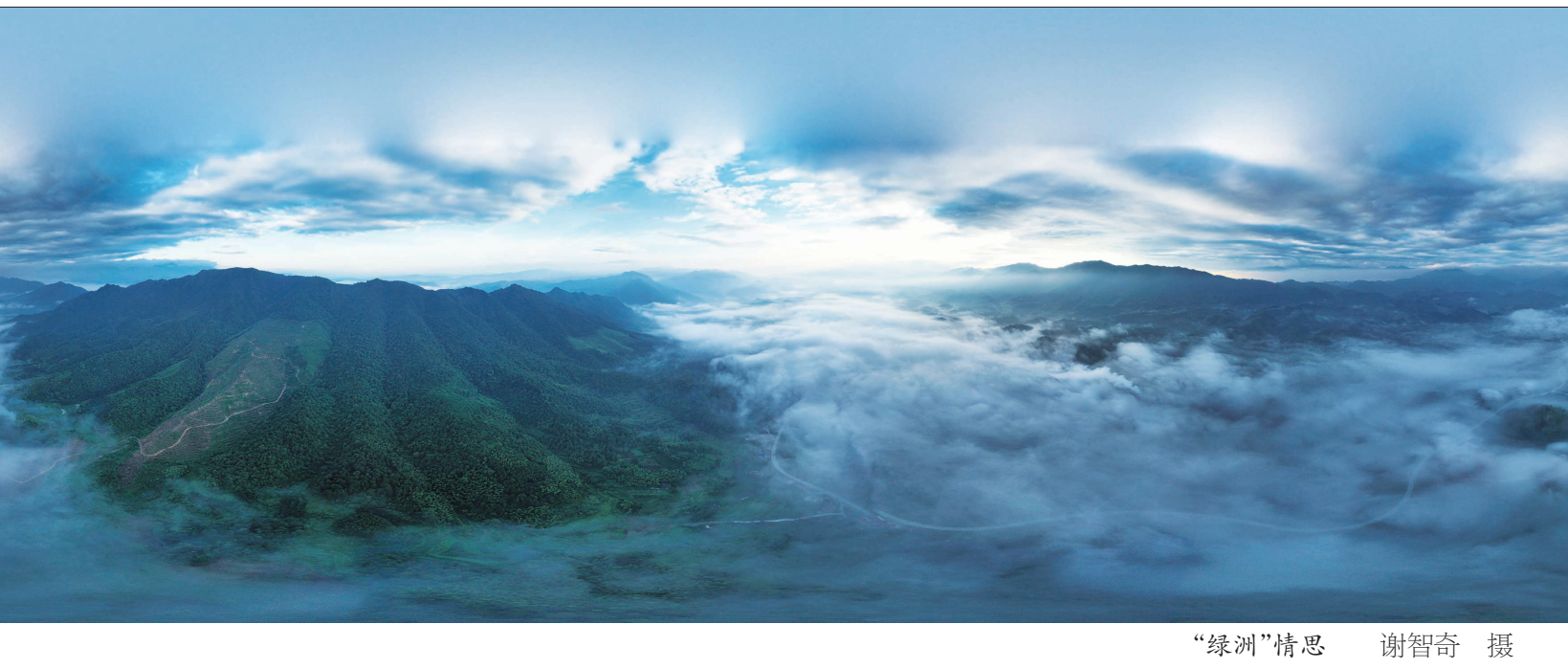
小时候看电影,常常会看到这样的镜头:一位穿马褂的人,慢条斯理地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来;然后一摁按钮,“啪”的一声,表盖打开,露出洁白的表盘,上面的秒针在“咔嚓”地不停转动……我觉得那动作非常优雅、绅士,也想有一块怀表。

我确实需要一块表。我虽在城里教书,但每逢假日还得回去耕种承包的土地,而且星期日下午必须按时赶到学校——当天晚上是必须参加全体教师会的。如果回得早了,地里的工夫就做不完;回得迟了,赶夜路不说,晚上学校的会议会迟到。如果有一块表,就能卡准时间,两头都不耽误。

城里百货公司的玻璃柜台里摆着明晃晃的怀表,标价是30元,但当时我每月的工资刚好是30元,一个月不吃不喝也才能买到这块怀表。学校工会有个“互助基金会”,谁家有个特殊情况,可以借支,而且不要利息。我和妻子商量了半天,打算一个月不闻肉腥,连豆腐也不碰,再从学校借一点。最终,我买到了那块日思夜想的怀表。

怀表买回来了,我的日子过得从容了许多,一有空闲就拿出来摆弄一下。在老家下地时,经常把它揣在怀里,分明感觉到自己在与时间同行;晚上睡觉时,则放在枕头边,让表里发出的有节奏的声音催我入睡。

其实,怀表的作用远不止于此。有一次,有人来告知:我母亲病了。我赶快跟学校请假,骑着自行车就往家里跑。来到母亲床前,只见中医老先生正在号脉。我知道,号脉可以感觉脉象沉浮,心跳速率……心跳测不准,就会影响对病情的判断。我也知道,老先生没有表,平时看病只是靠估测。我马上从怀里掏出表来,恭恭敬敬摆在医生面前。老先生惊讶地看了我一眼,点了点头。然后对



“绿洲”情思 谢智奇 摄

◆漫游湘西南

在黄桑,构想一座山

左琦

在黄桑行走,是边走边唱的一种行走,一种有趣的行吟。

谁在唱?溪水在唱。沿着步道蜿蜒的曲线攀爬,行经的每一处,都有小溪在欢唱。它叮叮咚咚的乐响是前奏,谁也不知道,最高明的指挥家隐匿何方。

阳光给每一棵树冠镀金,给每一片树叶提亮。这些山林里的鲜活植物,有着百年的寿命,模样却比少女还清新。云雾低横,峰形隐晦,似乎真有灵气滋润。它们是众多异质元素的杂糅交融,神悟与工巧,庄严与诙谐,凝重与轻逸,汇聚着一种奇特而强大的张力,将我缠绕。我的步伐不是滞重而是轻盈,是自然的清芬宜人和绵密老成推着我走。我非常欣喜。

满山绿得舒服,俯仰皆是景。中通笔直的树干与旁逸斜出的老藤互为呼应,欲盖天庭的华冠与千姿百态的乱石隔空示意。

行至半山腰,眼前豁然开朗。小溪开始变奏,它依势形成的上下两潭,在我的左耳汩汩,在我的右耳潺潺。回想千余年前的王羲之,甚早便把山林秘妙状写描摹而出:“崇山峻岭,茂林修竹,又有清流激湍,映带左右……”又忆及先贤柳宗元眼中独一无二的小石潭:“全石以为底,近岸,卷石底以出,为坻,为屿,为嵁,为岩。青树翠蔓,蒙络摇缀,参差披拂。”此情此景配此文,相得益彰。悠

游其间,游目骋怀,极视听之娱。

行至开阔处,水声大作。抬望眼,一条飞瀑从天而降。它贴着峭壁飞流直泻,又与丹屏翠壑交相辉映。雾团结旋,流转飞洒;瀑水捣潭,因光作色,这与朱自清笔下的梅雨潭并无两异。高明的指挥家,藏匿在这里!这位指挥家全然进入了忘我状态,吟唱,面目多情,踏足,闭眼聆听……乐队在天地间拉开阵势,暗含魔力。

若是置一张案几,呈上笔墨纸砚,想必身处此间的书法大家,亦会挥毫泼墨如云烟,擘窠大字落笔端。

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叫西川的诗人,仿佛他就在这么阔的景观中朗诵他的《开花》:“你在花蕊的中央继续开呀/听我的先探出一个花瓣来/然后探出两瓣然后探出四瓣/三瓣五瓣是大自然的几何/但你若愿意你就探出五十瓣五十万瓣这就叫盛开/你就大大咧咧地开呀/开出你的奇迹来。”

黄桑就是朵奇花,它已然开出了它的奇迹来。它以溪水的节奏为节奏,这水滴碰水滴是江河的源头,再激越一点儿再热情一点儿,水滴和水滴就能碰出汪洋大海。

崎岖山路通往的清幽处,一片铁杉林居高临风,俯视山海。

行吟的旅程在继续,欢唱的主角是群鸟。圆润细腻、如同笛子般的啼鸣,是传入我耳际

的最简约最让人舒朗的乐曲。当鸟儿的歌声渐弱,我在这片静谧的树林陷入迷思。这些枝干粗壮、枝叶繁盛的铁杉树,在宁和的世界中为每一个日升月落的平凡日子立传。它们早已具备了沉稳古朴的质素,风雨雷电不可冒犯。岁月于它们而言,不是飘忽一瞬,而是一眼万年。它们吐吸着绿意,自吟着悲喜,对人间有着最冷静与最热烈的观望与洞察。

鸟鸣又起,仿佛来自某个遥远之处的精灵,在唱一支圣歌。这歌声在我心中开花,竟没有任何声音可与之媲美。那鸟鸣似乎在说:“噢,噢,云消雾散!噢,噢,光芒万丈!”这脆响带有迷人的颤音,使这优美的序曲更加悦耳动听。

微小的露珠顺着光线闪烁着。它投射万道炫目的光箭,穿梭树林间,照亮所有隐蔽之地。光影交织在枝叶间,树叶计量着风的轻柔。风过草尖,树叶幸福地摇曳,光斑随之跳动,整片铁杉林亘古的容颜焕然一新。

俏皮的松鼠,在山地留下纵横交错的清晰的足迹,它何等轻快机敏,动如脱兔。

上堡古国的苗寨赫比,未经雕琢的原始状态,现出了世外桃源的况味。梁木的肌理,让时间的印记和韵味,在它们身上停驻。

山居的日子是散漫的,迎着初冬的和煦柔光,将日常的时光无限拉长。静坐阳台,目之所及是浩渺山野的盛景,清风与书页的每一次互动,都是闲适悠然的最好表达。我所能想象的丰腴与富足,在这里一一实现。

黄桑是座山?不尽然。它是个才华横溢的诗人,是个挥毫泼墨的书法家,是个情趣盎然的音乐家,是个浪漫温情的挚友。

(左琦,长沙市作协理事)